

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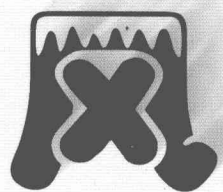
水

宝

地

心红著

作家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心江
地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水宝地/心红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 11
ISBN 7-5063-2945-X

I. 风… II. 心… III. 小说-民间故事-中国-当代
IV. I. 0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4211 号

风水宝地

作者: 心 红

责任编辑: 林金荣

封面设计: 小寰球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编辑电话: 86-10-69544840

E-mail: hxhl@263.net

印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版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945-X/I. 0321

定价: 26.8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故事梗概

相传，北宋末年，一外籍阴阳仙师为寻访先祖遗踪水远山遥来在山川辉耀、渔盐饶富的犍为，发现该县境内一奇山竟是一块名唤“九龙抱柱”的帝王宝地。

首富许三信得知，即以表面的伪善掩盖其卑鄙龌龊的灵魂向阴阳仙师下跪认爹。诈取宝地后，立马撕掉伪装，一副狼子野心暴露无遗。尤其在儿子双双成了状元之后，更是气焰蔽天，飞扬跋扈，无恶不作。

阴阳仙师诸葛云乃前朝丞相诸葛孔明后裔。在识破许三信的小人嘴脸之后，诸葛云感到蒙受了极大的侮辱而悔恨不已，为避免一场人间浩劫，最终与外甥柳玉飞施计破掉宝地的龙脉风水，使恶贼美梦成空，一枕黄粱。

恶人为所欲为，贪官贪婪残暴，百姓水深火热，美女凄婉悲怆……小说以宝地的嬗变以及许三信与县令钱万升沆瀣一气鱼肉百姓而又相互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矛盾贯穿始终，并以沉重的笔调从侧面揭示了在封建社会下美女瑶琴、妓女宝儿与婢女赵红儿等的悲惨命运。



138	目	文美點发区對春融广正融	回八第
121	录	关器人平白落品贈代氏融	回九第
111		山文山廣射云落街	回十第
103		融定親笔方計三并	回十一第
96		幸中县對广正融融融回	回十二第
84		元融中同双小大根特骨	回十三第
72		登融射短童輕四	回十四第
65		吊上融对为融书	回十五第
57		期融为对早才融幸	回十六第
49		儿融融喜次融融	回十七第
41		管融安对夏五融	回十八第
33		對融融融融文美	回十九第
25	第一回	发水灾钱万升中饱私囊	回二十第
17		贪美色许三信愿舍重金	1
9	第二回	赛天仙悲泣血海深仇	回二十一第
1		许三信移尸再遭重创	25
	第三回	独眼龙大胆解愁结	回二十二第
		许秀娥护短说风水	49
	第四回	假阴阳夜逃仙女山	回二十三第
		弱女子愤怒答恶棍	65
	第五回	修江堤钱万升横征暴敛	回二十四第
		倒苦水许秀娥风水重提	84
	第六回	李施仁逞凶遇克星	回二十五第
		许三信乔装探神算	103
	第七回	许三信伪善开仓	
		诸葛云铁山落泪	121

第八回	柳玉飞揽春楼习武遇美女 钱万升假品茗白手入码头	138
第九回	诸葛云惊魂仙女山 许三信认爹赚宝地	157
第十回	回琅琊柳玉飞探母守孝 得神助大小双同中状元	177
第十一回	四神童赋诗被逐 许杨氏饮恨上吊	196
第十二回	李施仁寻仇成护院 独眼龙喜得赵红儿	213
第十三回	陶玉复仇安地弩 美女拒辱怒跳楼	230
第十四回	断马腿众百姓惨遭横祸 斥恶贼诸葛云磨房作驴	248
第十五回	许三信“替子”选佳丽 四神童柴房作苦囚	270
第十六回	天怒人怨众员外接千金回府 败走麦城钱万升带女拜干爹	291
第十七回	贺弟寿许秀娥归阴 哭姐亡许三信碎玉	311
第十八回	柳玉飞剪恶紫云观 李施仁逞凶终毙命	336
第十九回	修塔建桥上苍震怒 风水破败结束全书	357



第一回

发水灾钱万升中饱私囊 贪美色许三信愿舍重金

站于地，地蕴山川灵气，天怀日月精华。一轮风水一皇家。

人心思宝地，梦呓后庭花。张眼黄尘古道，只余袅袅烟霞。情仇爱恨却无涯。动情犹自舞，伤感借琵琶。

话说宇宙赖盘古开辟，天得轻清上腾始有根，地得重浊下沉始有基。尔后，混沌初开，光赤无奇的天地又得盘古垂死化身，更因有日月星辰、风云雷电、雨露甘霖、江河湖海、花草树木等而美丽清爽，而阴阳交合，而万物皆生。蛇蟒相搏于沟壑，狼虎争斗于山林……天神女娲造就的泥人在平等的群居生活中共历险恶，共享劳果，以无与伦比的智慧和勇敢成为统领与主宰世间万物的精英。

忽一日，支撑天穹的四极突然折断，顷刻间天空破碎，大地肢离！见天下儿女面临灭顶之灾，天神女娲心急如焚，决心炼石补天，把天下儿女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来到苍莽挺拔、巖峦伟峙、云浪滚滚的昆仑山，女娲一下坐骑，旋即劈岩采石，垒炉熔炼。烟熏火燎，寒暑几易，女娲终于炼出了粘力极强的五色石子。补好苍天，瞧着重又山明水秀、红紫芳菲，人们无不安居乐业的大地，女娲极为欣慰地舒了

一口气，正欲乘坐爱骑梅花鹿离开昆仑山，忽见炉下五彩缤纷，略一思忖，遂玉袖一卷，将所余五色石子悉数抛撒于白雾蒙蒙的青山绿水之中。久而久之，那些每受天真地秀、日月精华的五色石子，竟成了一块块发之便龙吟虎啸、响遏行云的帝王宝地。

龙腾九五，宫阙巍巍。

广袤的华夏，相继出现了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以及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

三皇五帝，商周秦汉的兴衰更替果真缘于五色石子？远祖所遗竹简虽然不见有载，但帝王们曲折离奇的传奇故事却为民间广为传诵。“汉高祖得‘天鹅抱蛋’芒砀斩蛇平秦灭楚一统江山数百年”；“宋太祖得‘犀牛望月’卖油郎披坚执锐一统三军纵横南北君临天下”……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讲者眉飞色舞，口若悬河；听者如痴如醉，心驰神往，无不随着故事的起伏跌宕而笑逐颜开，而感伤落泪。

颂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人们于故事之中明辨是非爱憎，于故事之后懂得怎样处事做人。

如今，小子也说上一樁帝王宝地的事来，内里英侠狂歌长啸，美女凄婉悲怆，百姓水深火热，恶人为所欲为，贪官贪残残暴……这樁曲折离奇的故事就发生在四川西南南部的犍为境内。犍为地处岷江下游，不仅土地肥沃，渔盐饶富，而且山川辉耀，钟灵毓秀。该县治所西约二十五华里处有一奇山，生得底座浑圆，巍然矗立，挺拔如柱，端的峥嵘倚汉，突兀凌空。更为神奇的是，那山不因风和日丽而增艳，亦不因霜抽雪打而黯色，一年四季紫雾蒸腾，白云浮玉，烟霞流丹，松篁滴翠，百鸟绕飞……—外籍阴阳仙师为寻访先祖遗踪，水远山遥来到犍为，发现那山竟是一块名唤“九龙抱柱”的帝王宝地。此是后话，不提。

却说北宋末年的某年七月中旬，西南各地突发洪涝，连日雷电交加，暴雨倾盆。陡涨的山洪一路左冲右撞，拔树卷屋，横行无忌，桥梁、山崖、堤坎坍塌之声轰如雷鸣，撼天动地。恶蛟推波，孽龙鼓浪，不三日，江河沿岸浊浪滔天，千里沃野一片汪洋。

洪水越来越猛，越涨越高。人们栖生避难的大树、山峦越来越小，越来越矮……七日后，洪水退却。灾区赤地一片，旷野荒烟，残墙断垣，十室九空……满目疮痍！南来北往的路上灾民如织，项背相望。人人饥肠辘辘，面带菜色，哀哀痛哭。乌鸦或低空盘旋，或敛翅树端，一眼不眨的盯着倒地的饿殍，直叫……

灾情呈报朝廷，皇帝闻报龙颜大惊！为安民心以求社稷稳定计，慌忙下旨洞开国库，分拨西南各县白银三万两以拯饥荒。

闲话少叙。却说这日下午，在德裕镇通往县城的驿道上，一乘红顶蓝衣官轿正在落日柔和的余辉中急速行进。从唱晚的凉风不时掀起的轿帘中依稀可以看到，坐在轿内的官员年约三十七八，身着一件崭新的蓝色堂服，一张白净、未失女人优美秀雅，男人俊逸阳刚的面庞上堆满焦愁，神色显得异常凝重。你道此人是谁？原来不是别人，正是人送绰号“钱万升”的当任犍为县令。这厮乃山东人氏，姓严名建新，字汝本，是个经纶满腹的两榜进士。他虽受乡土滋润生得白白净净，气度雍容，儒雅不群，却生性狂傲、贪婪，全然没一丁点儿耿直良善的传承。自从群莺翻飞的春三月从京都贬到犍为，一坐进县衙大堂，便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为官之道抛于脑后，把官场失意的一腔怨气悉数泼撒在百姓身上，凭借撼人心魄的“堂威”，扎实的板杖，冰冷的镣铐以及锋利的钢刀大势搜刮民脂民膏。人们对其恨之人骨，故背地里都叫他“钱万升”。

去德裕镇看看。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不难明白夫人所说的“看看”是什么意思。德裕镇自古以来就是犍为一颗璀璨的明珠，不仅水陆通衢，市景繁华，以一河之险阻成为通往云贵的咽喉要塞，还因土地肥沃，资源丰富而“十里稻泛金，万户煎盐香”。兴许……他满怀希望的上了路。日上三竿，轿子嘀嘀咕咕颠簸完二十里坑坑洼洼的驿道来到德裕镇，步出轿来一看，他的心不由得一颤，顿为一路所遭受的颠簸与酷暑无情的炎烤大呼不值。被洪水撕裂得遍体鳞伤的“明珠”，虽然重又密匝匝的挂起了开市的红灯笼，却冷冷清清，市景萧条；街后那片一望无际的“粮仓”被厚厚一层淤泥掩盖得严严实实，放眼望去，光赤无物，有如对岸耸峙的绝壁。

回到县衙，他一步一叹，好似苦日无多的病人膏肓者一般。瞧着败兴而归的“老爷”，夫人连忙款款迎上前来温言软语，柔情以慰。

他没好气地瞪了夫人一眼，独自闷声不响的径直去了后花园。江风阵阵，涛声隐隐。

登上凉亭，俯瞰长堤下浪花翻卷的岷江，更勾起了他美梦成空的失落与颓丧——本来，眼瞅着一个丰年在即，大把大把的银子就要成为他囊中之物的，孰料，正在他暗自盘算得眉开眼笑的当儿，一道雷动山裂的排天巨浪顷刻便将他的美梦拍成泡影。到嘴的肥肉没了，连一颗油珠都没有给他留下，他气得如丧考妣，跳起脚将不作美的天公与滔天浊浪日妈倒娘的大骂了一通。

江水，不解人意，依然载歌载舞，滔滔东流。

“他娘的！”钱万升（尊人们之憎，咱也不怕犯他的讳）愤愤地对曾使他好梦难圆的江水丢了一句，垂头丧气的下了凉亭。

三日，朝廷赈灾银两到。

钱万升愁眉大展，欣喜若狂！

办完交割，耐着性子将上差送出县衙后，他猛地旋转身来，犹似一匹饥渴的饿狼迅疾扑向了银箱。扯去封条，打开箱盖，两只贪婪的眼睛立马落在了白花花的银子上。一双痒痒的手随着眼珠的移动挨擦着银子摸了个痛快酣畅。瞧着眩目的银子，他好想对天呵呵的大

喊一通,尽情宣泄“财运亨通”的快意哪!抬起头来,面向曾经荣辱并存的远方,他喜极而泣!幻梦中,他已带着三万两银子飞回东京,将曾经弹劾他、羞辱他的同僚们诱得两眼通红,涎水长流……天都下世,贼胆包天的他遂一眼不眨的将银子全部窃为己有。

入夜,古城万家灯火。在皎洁、柔美的月光下,这座始建于汉武帝元年(前135年),曾下辖十二县的郡所在地,尽管岁月更替,星移斗转,到时下已是千年沧海桑田,她非但没有半点风烛残年的飘摇之态,反而愈发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商号林立的大街,纵横幽深的街道,榆柳夹岸的龙池、藤葛垂悬的城墙,雄伟庄严的孔庙,灯火辉煌的叠叠朱楼,星罗棋布的重重画阁以及长堤人素来不知天地冷暖、人间凉热而昼夜哗哗东流的岷江,无一不在展示、见证、诉说着古城在世代变革中的日渐美丽、兴盛与荣昌。

夜风,好似一个顽皮的孩子,一翻上高高的江堤便满街的迅跑,将千家万户的门窗摇得嘎嘎作响。茶楼酒肆、勾栏妓院门前高挂的大红灯笼随风扭动,将串到跟前的“夜游神”们的身影不住的缩短、拉长……

凉风徐来,暑气顿消。饱受水患之苦的人们在复得的安宁中沉沉睡去,只有怕静的夜虫兀自在嚤嚤的叫着。

此时,县衙后侧一精舍内正灯火通明。半墙上,一道洪涝留下的浅黄色的水渍仍清晰可见,与陈设极为阔绰、华丽,红得耀眼的家具显得很协调。这是县令钱万升的卧室。此刻,他正意犹未尽地把手在白花花的银子上摸来抚去,两只泛着青光的眼睛,随着手的移动越睁越大。抚着白花花的一大堆银子,他更掂出了名与利的孰轻孰重——数月前,为了丢掉的三品京官,他几乎几天没进一滴水,没说一句话,气得发昏。十几年宦海生涯,对他来说,该是何等的曲折漫长呵!十几年来,为了出人头地,没有靠山而又心高气傲的他独自提着沉重的两腿在并不平坦的仕途上艰辛跋涉。苦争苦斗,寻寻觅觅,眼看就要坐二望一,走进他人生最为辉煌壮丽的时期,不料,正在他

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当儿，仕途突然倾斜——他的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终于遭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同僚们的群起弹劾，一下把他推进了暗无天日的深谷。人生，掐去不知世道险恶的天真无邪与虽阅尽人间万象但已不能动弹的老态龙钟，能有几个神采奕奕，忘命以搏的十几年啊！一跟头跌入深谷的他，再抬起泪眼仰视自己曾经西览浮云东观海的峰峦，倍觉陡险峭拔，意欲从头再来的一腔宏图壮志顿化为云烟。在被贬出金马玉堂奉旨犍为令的途中，他神态沮丧，愁容满面，任妻子苦苦劝解，两眼依然愁云惨雾，苦雨凄风……然而，当他一坐进县衙大堂没几天，一脸的愁云惨雾霎时烟消云散——隔三岔五，银子大把大把的进帐，终于使他在私囊日渐鼓胀的同时领悟到利比名更实际、更重要。七品芝麻官怎么啦，只要将独具威慑作用的惊堂木一拍，白花花银子就直往荷包里窜。这在清水衙门的翰林院，任你把书案拍穿，将巴掌拍破，也拍不来一缕撩人的银辉；似眼下这三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不要说全部窃为己有，就连想随心所欲的饱饱眼福也不可能。抚今追昔，他心潮起伏，感慨万端，忍不住诗兴狂发，张嘴吟道：“仕途受挫忍离京，泪眼长牵三品名。堪笑书生不识玉，误将败絮揽怀中。”

夫人向氏出身于书香世家，不仅能挑鸾刺凤，绣花纳朵，精通针黹女红，而且颇能识文断字。听了丈夫所吟之诗，不由格格一笑，揶揄道：“老爷，你硬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啊，吟脱了三名乌纱吟乌了脸，你难道还想把这七品吟掉卷起铺盖回山东老家不成？”

“哈哈哈哈哈！”想起夫人数月以来理着源源不断的外来财也已养成了一副三天不摸银子就心慌、着急，甚至脸色铁青、柳眉不展的样子，钱万升即反唇相讥道：“昨夜同欢龙凤床，如胶似漆几疯狂。清晨却见柳眉倒，敢问夫人为哪桩。”“没羞，都四打四十的人啦，还说这些臊儿八道的话，让别人听了去岂不要说咱是个老风骚。妾身的眉倒与不倒关你何干，就兴你一个人摸着银子乐？”向氏红面含羞，捂了一阵，突然不无担忧地对钱万升道，“老爷，你真要把这些银子全部留下来？”“怎么，夫人嫌多，想拿棍子将它们往别人家里赶？”

“老爷，莫开玩笑。这银子是朝廷赈灾之用，你一点毛毛雨不洒，万一东窗事发，那可是掉脑袋，灭九族的罪啊！”

“夫人，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拿出去，着实让人心疼啊！”

“老爷，为了吃得稳当，放心，依妾身之浅见，还是多多少少洒点出去做做样子为好。犍为乃西南出名的富庶之地，且民风淳朴，老爷你身为一县之主，吃银子的机会定是多如牛毛，正所谓来日方长。”

“夫人说得是，待汝本想个办法妥善处之。”这厮不愧是两榜进士，脑筋就那么一转，一条挖肉补疮之计便让他给想了出来。主意打定，钱万升立马出屋来到大堂，命人火速叫来师爷，神情严肃地对其道，“这次水打犍为，数十万亩庄稼成为腐草，几万间房屋夷为平地，损失特别惨重，朝廷虽然拨银赈济，但僧多粥少，实乃于事无补。为救民水火，解民倒悬，本县决定号令全县在册富户豪绅鼎力捐助。老夫子，明日吃罢早饭，你就去知会众人，叫他们三日后务必来县衙认捐钱粮。记住，先给他们讲清楚，这是善事，出手千万不要太过吝啬，更不能随便甩出百把几十两敷衍了事。”

师爷揉了揉瞌睡眯眯的眼睛，很是为难道：“大人，上天降灾，人人有损，谁没一本难念的经？你叫他们前来认捐，这事不但史无前例，也师出无名啊。”

“什么史无前例、师出无名？百姓流离失所，生计无着，这还无名？认个千儿八百，对那些豪门大户来说也只是九牛一毛。没有百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没有本县的长治久安，他们能腰缠万贯？好啦，你就照本县说的去做，跑疼了腿，磨破了嘴，本县自会奖赏你。”

见钱万升一脸愠色，师爷哪敢再言，只好领命。不提。

且说紧靠城西门外的翠屏山下有一员外，此人姓许名文灿，字昌平，年方三十五六，生得头小且尖，眼小而圆，端的獐头鼠目，其貌不扬，因排行老三，故被人称许三信。这许三信虽然有个示才高八斗，显学富五车之名，实则他偏偏不喜文墨，读了六七年书，斗大的字已识不了几车。可话说回来，这厮提笔不成锦绣，张嘴无有妙语，但却奸习狡诈，善于心计，加之从小耳濡目染其父商场上那套尔虞我诈投机钻营的伎俩以及对佃户们敲骨吸髓的残酷手段，因而还未成年，大

凡由他设想的捞钱招数无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令其父自叹弗如。其父殡天时，许三信刚一十有九，除了已出嫁到仙女山陈府的二姐许秀娥外，上无长兄，下无幼弟的他，一手接过父亲在德裕镇置下的万亩良田与北街的一间盐号以及占地四十余亩精雅如园林的房产，独自撑起了许家承先启后的大梁。接手第二年春，许三信立以其独有的精明与狡诈廉价收购了岷江与马边河汇集处的那一片薄沙地——当时，对他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其他富户百思不得其解，无不对他嗤之以鼻：“这个死娃子许三信真他妈疯啦，将大把大把的银子往那厕所都不生蛆的地头上扔，老子定叫他血本无归，欲哭无泪。嘻嘻！”“许老爷子尸骨未寒，这乳臭未干的小子就他妈急着想败家，老爷子若地下有知，恐怕还要再死一回哟。哈哈！”许三信我行我素，对人们尖酸刻薄的讥讽概不理睬。地一圈，即着令管家独眼龙火速招募能工巧匠修筑码头，营造船只。原来，胸有成竹的他早见犍为不但大米丰盛、盐业兴旺，而且还是毗邻屏山、宜宾、沐川、马边、井研诸县的盐茶集散之地，因而料定船只通行，南来北往的客商决不会再去车载马驮或肩挑背磨的吃那一路的艰辛与风尘。果然不出他所料，船一通行，往来俱无空载。但令许三信始料不及的是，码头生意之红火，竟超出了他的预料。开张不几天，不仅大商小贩纷至踏来，就连城内几家大盐、茶商号也将其主要业务转到了他的码头。开始，他大惑不解，后经暗一查访，才知商户们来他这里的目的旨在大量掺杂使假，偷运、走私、躲避官税，牟取不义之财。许三信乃奸诈之徒，自然不会眼睁睁的瞧着白花花的银子全数落入别人的腰包，遂以风险为由与其沆瀣一气，坐地分肥。俗话说一业兴百业旺，船只通行，客量大增，茶楼酒肆等服务业应运而生。“水码头、光棍汉、荷包里的银子自己看”，更引得靠出卖肉体的娼妓们脸热心跳，趋之若鹜。画船、粉妓，歌声、琴声、涛声，一派秦淮气韵！此一来，码头更是夜夜灯火辉煌，笙歌入云，热闹非凡。置此时刻，那些吊眼等看笑话的富户们这才傻了眼，在忌妒得要死的同时直骂自己笨蛋。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许三信终以其无人匹敌的精明与狡诈一跃成为犍为首富。善，其父曰：大。许三信虽是犍为首富，可上苍也绝不可能见他的银子多而独佑

于他——这次大水，不但使他原想借灾荒年景大捞一把而囤积的数千担黄谷霉变、生秧去了大半，还将他的码头吞了个精光。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气还未消，师爷竟又找上门来要他三日后去县衙认捐。“捐你妈个鬼！”师爷刚一转背，他立马跳起来八丈高，对着县衙，将那最能解气的污秽之语似泼水般泼向钱万升以及钱万升不知其名亦不晓其貌的八代祖宗。

捐助钱粮，许三信何许人也，他也是一个喜进不喜出、巴不得天下金银财宝尽属他有的贪心人哪！平日，除了粘红挾绿、眠花宿柳肯舍钱外，其他诸如佃户求借、亲朋告贷等大凡要他拿出的事，简直是癞格宝登天——妄（望）想。

许三信骂得口干舌燥，接连打了好几个干呕，连忙呷了口茶润了润干得冒烟的喉咙。放下茶杯，还欲骂，就在张嘴的这一刹那，他猛然省得，骂是风吹话，除了自我释怀消点气，根本伤不了那厮半根汗毛。不行，得想个法子应对，绝不能让那欲壑难填的东西大开狮子口穷吞暴饮！办法好想，难不倒他许三信。他是犍为首富，是龙头老大，他决定把那些“龙身”、“龙尾”们连结起来，组成一条完整的龙，让钱万升这只虾子在他这条“巨龙”面前吓得屁滚尿流。县官咋个，一样的鼻子一样的眼，老子许三信就不信邪，偏要伸手来摸摸你这虾子的屁股。他坚信，凭他的绝顶聪明，完全能将两榜进士出身的钱万升弄个灰头土脸，狼狈不堪。白花花的银子谁不爱？富户能是富户，自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希望此次闹得越烈越好，闹得天翻地覆，狗官才知道什么是众怒、是公愤。

主意打定，许三信即令管家独眼龙火速去请就近的几位员外来府统一步调。待独眼龙领命去后，他又命家奴陶玉将两只看家狗拴了，然后回到客厅，得意非凡的翘起二郎腿，一边品茗一边假想起三日后钱万升“孤家寡人”气急败坏的样子来。时不多会，员外们便脚撵脚的相继进府。“诸位，”待员外们入客厅坐定，许三信有史以来第一次对众人客套地抱了抱拳，开门见山道，“钱万升要我等三日后去县衙认捐，尚不知诸位作何打算？”

“许员外，你是龙头老大，你说咋办就咋办，我等唯你马首是瞻”。

“许员外”员外甲话音未落，乙起身对许三官双手一拱，忧心忡忡道：“俗话说穷不与富争，富不与官斗，咱们去同钱万升对着干，这不是明摆着拿起鸡蛋往石头上碰么。我看，这事要想一推六二五，恐怕难喔。”

“一儒衣秀才，何惧他哉！”丙腾地站起身来，道，“这又不是皇粮国税，你不捐，他敢拿刀往你脖子上抹，我球都不信！”

“对头！”丁附和道，“既然叫捐，干与不干都在我。此次皇天不佑水打犍为，我已受损不小，再捐，这不等于雪上加霜么，我决不干！当然，在坐诸位不同，你们的银子大，一个个富得流油，捐个千儿八百也只是九牛一毛，毫无痛痒。”

“你不捐就拉倒，说谁呢？”乙以为丁在含沙射影，当下横眉竖目的便不依教，“梦春院一有标致的女子你就跑得脚板翻，哪回出手不是一两千。都三四个了，你的银子小，这损精蚀财的事你要干？”

“喂，你这人才他妈日球怪呢，朝我发火，老子是一颗耙柿子？让你捏？不要说老子买了三四个，就是买十个二十个也是老子的事，关你龟儿球相干！”

“口腔干净点！”乙大怒，跳过身来指着丁的鼻子骂道，“你他妈长不像东瓜，短不像葫芦，一泡烂牛屎，已配给老子充老子，滚你妈的三尺三！”

“干啥，你们这是干啥？主意未拿，竟自相窝里斗，给老——像个啥，唉？”许三官一沉脸，端起龙头老大的架子喝住二人。停了停，见众人闷起脑壳不开腔，连忙又道，“诸位，这次认捐一事，确乎关系到我等的切身利益。不愿捐，我们就得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否则，我们就是一盘散沙，只有任由那个畜生恣意践踏。这里，我敢肯定的说，钱万升这次若是如了愿，尝到了甜头，定会如同一个男人突然尝到女人的味道一样不丢手，有了一次便想二次、三次，甚至没完没了。话丑理正，是吧？再说，咱们去县衙认捐，咋认？你敢当着众人带头报数？报多了，钱万升高兴，众人恨你，虽不敢当面吐你一脸的口水，事后，你才晓得指着鼻子骂娘的滋味。报少了，喜了众人，可你就成了

钱万升的眼中钉，肉中刺，他能饶得过你？”即，来回踱着步，嘴里吐出

“许员外，我先就说了，这事根本无须商量，你是龙头老大，你说捐，我就捐，等于将几百千把两银子放了几个水漂；你说不捐，咱就姜子牙渭水撑杆——放钓去。”甲员外言毕，呷了口茶，像猛然想起什么似的又道，“许员外，咱们在这里扯得水泡子流，却不知那些富户咋想，万一人家要捐，我等几个跳蚤顶得起一床铺盖？到时，恐怕就真成了钱万升的眼中钉、肉中刺了。”

“这事不用担心！”许三信道，“只要我等铁了心，就绝对没有人去县衙。白扯扯的拿银子去甩，他除非疯了。这里，我最后问诸位一声：捐，还是不捐？”

许三信干咳了一声，用他的鼠眼瞟了瞟乙，道：“好！这事还有三天，咱们现在就分头去知会那些富户。记住，叫他们千万莫要怕，咱们面对的不是什么三头六臂，只是一个穷酸秀才而已。”

事情敲定，众人当下即根据谁亲谁熟分片知会不提。

时如流水，三天一晃而过。

天色未明。唱晓的雄鸡刚刚缩回伸得有些酸麻的脖颈，兴奋得一夜未曾合过眼的钱万升便一翻身起了床。

出屋来到清幽雅致的后花园，举目一望，幽黑的天幕上，几颗寥落的晨星正眨巴着睡意朦胧的眼睛，稀稀疏疏，忽明忽暗，显得分外的孤寂与冷清。园中，熟悉的银杏、棕榈、墨竹、翠柳等景物隐隐绰绰，被黎明前的混沌裹去了撩人的橙黄、古铜、翠绿、淡紫、深红……只有丹桂浓烈的芳香轻灵地穿过四面的混沌，大胆而执着地亲吻着人的口鼻。钱万升很是惬意地伸了几个懒腰，来回踱了一阵步，然后信步登上了凉亭。抚着绘有金凤的大红亭柱，把眼顺着白雾蒙蒙的岷江向渐渐现出鱼肚白的远空望去。他希望天尽快大亮，心里那份急，一点也不逊于那些苦苦守候了一年才得以盼来开镰这天的农人，那样迫不及待，跃跃欲试……

重新回到屋里，见夫人已酣然入梦，睡得正是香甜，他毫不怜惜地一把将其推醒过来，道：“天都亮啦，还睡？快起来，待用过饭，叫人